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陈力,程子棋.荆州将军多隆阿考论[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6):62-67.

荆州将军多隆阿考论

陈力 程子棋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多隆阿是巴尔虎蒙古人,隶属于蒙古正白旗。他身为黑龙江驻防,于咸丰三年应清廷征调入关作战。咸丰九年,旗籍身份使多隆阿更受到胡林翼重用,胡林翼以其节制湘军诸将。同治元年,清军围攻金陵,在曾国藩的规划中,多隆阿一军是进攻主力,然而他却猝然率军入陕,根本原因是清廷对陕西安危的重视。在镇压地方起义的过程中,多隆阿率黑龙江马队转战四省,屡立战功。它背后体现的是旗人效忠皇帝的决心,以及对王朝国家的认同。

关键词:荆州将军;多隆阿;旗人;“满洲之道”

分类号:K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6-0062-06

多隆阿(1818—1864),字礼堂,黑龙江驻防,咸丰二年,由前锋升任骁骑校;咸丰三年,被清廷征调入关镇压太平天国;咸丰八年,实授福州副都统;咸丰十一年,帮办官文、胡林翼军务,补授正红旗蒙古都统,寻授荆州将军;同治元年,以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咸丰军兴以来,多隆阿率兵转战豫、鄂、皖、陕,屡立战功,不遗余力地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清人陈康祺称多隆阿“八旗劲旅中功第一”^{[1](P563)},曾国藩称其为“中兴名将第一”^{[2](P3)}。但目前学界已经形成共识,即清晚期八旗军队衰落不堪,清廷为镇压起义只能完全依靠湘淮军等汉族地主武装。在该理论预设下,对多隆阿的研究仅侧重于他与湘军之关系。传统观点认为,安庆战役中曾氏兄弟抢夺了本属于多隆阿的首功,多隆阿遂与湘军决裂,这导致他率兵入陕西也不愿意会剿金陵。^[3]然而,该叙事忽视了王朝危机下旗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中央集权遭到挑战的清廷也没有丧失对地方的控制。本文以

多隆阿的军事生涯为切入点,对这些不足之处进行一定的探讨。

一、多隆阿的族属与旗籍

关于多隆阿之族属与旗籍,考诸史料,不同的记述间存在明显的分歧。就其族属而言,目前较早可见的是《多忠勇公平陕事略》之记载,“公讳隆阿,字礼堂,蒙古人。”^{[4](P277)}该书刊于光绪元年,收录在《多忠勇公(隆阿)勤劳录》之中。同时,另外一种记述则表明多隆阿是达虎里人,这较早出现在1922年成书的《黑水先民传》中,“多隆阿,字礼堂,达虎里呼尔拉特氏,隶齐齐哈尔正白旗。”^{[5](P194)}民国初年涌现的黑龙江地方史志著述《黑龙江乡土录》《黑龙江志稿》均沿袭该说法。

值得说明的是,在康熙二十二年,清廷为应对来自沙俄的军事威胁,设立了黑龙江将军,并在康熙三十八年移驻齐齐哈尔城。此一时期,清廷为补充兵

收稿日期:2024-10-25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央研究院’内阁大库荆州驻防档案整理与研究”(23ZD113);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研究一般项目“清代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2023-GMI-105)

第一作者简介:陈力(1979—),男,湖北黄陂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清史、满族史研究。

通信作者:程子棋(2000—),男,江西鹰潭人,主要从事清史研究,E-mail:chengczq1945@qq.com。

员，将当地部分少数民族群编入了黑龙江驻防八旗，包括达呼尔、巴尔虎蒙古人、锡伯等。^[6]

细究史料，多隆阿族属“达虎里说”出于《黑水先民传》。其作者黄维翰在光绪季年任黑龙江呼兰府知府，曾经到过多隆阿家之故宅，“公孙寿庆，与予善，出示李宗焘所撰事实”^{[5]（P202）}。按常理而言，黄维翰的记述应该比较可信，但颇为吊诡的是，该书涉及多隆阿的内容有自相抵牾之处。一是《多尔济传》后对巴尔虎一族之论述：“隶齐齐哈尔者为旧巴尔虎。隶呼伦贝尔者，新旧相间。而新巴尔虎较盛，见于旧记。盖自多尔济始，迨多隆阿……始与索伦、达虎里诸部相颉颃。”^{[5]（P144）}显然，此处黄维翰认为多隆阿是巴尔虎之代表人物，而且属于旧巴尔虎人。二是《双全传》中记述双全其人：“齐齐哈尔巴尔虎忠勇公多隆阿子也。”^{[5]（P298）}相比之下，记录多隆阿族属为“蒙古人”的《多忠勇公平陕事略》作者李宗焘自述“随公年余，目睹平陕事迹，谨状其略，备史馆采择”^{[4]（P287）}。它附于雷正綰辑录之《多忠勇公勤劳录》后，很大程度上也被雷正綰所认可；而雷正綰自咸丰八年便追随多隆阿援皖，一直是多隆阿的左膀右臂。此外，多隆阿为人“称国忘家”，每次黑龙江发来家书都弃之不阅，^{[4]（P288）}以至于寿庆谈及祖父多隆阿的事迹，亦需参考李宗焘的记述。故从史料价值分析，后者作为第一手资料，可信度显然高于前者。相比之下，多隆阿是巴尔虎蒙古人的可能性很大。

就多隆阿之旗籍问题，目前存在两种主要的记述：一是满洲正白旗，这可见于《清史列传》《清史稿》；一是蒙古正白旗，此见于《多忠勇公别传》《中兴将帅别传》《清史稿·诸臣封爵世表》。学人王伟娟对比史料，认为虽未见抬旗经过，但以上记述都是多隆阿因军功抬旗的结果，作为官修正史的《清国史》记载他为满洲正白旗，“权威性无可质疑”^[7]。笔者以为该说法有几点值得商榷之处。第一，就史料来源而言，《清史列传》与《清国史》中多隆阿之传记同出一源。《清史列传》稿本中对道光以后人物的记载，源于清国史馆修撰的《大臣列传》^{[8]（P1）}，且经过笔者对比，此二者中关于多隆阿的记述完全一致。故在多隆阿之旗籍问题上，《清国史》的史料价值并不比《清史列传》更权威。第二，多隆阿应隶属于蒙古正白旗，但这可能不是抬旗后的结果。清人周寿昌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他翻阅当时所见之奏折原文撰有《巴尔虎事辑》。对于巴尔虎一部，“康熙

三十一年，将喀尔喀地方巴尔虎移驻盛京，编入蒙古上三旗，省城添设巴尔虎佐领三员、骁骑校三员，归蒙古协领管理”。及至道光十九年，盛京将军又奏称：“巴尔虎额有世管佐领三缺，并有荐升协领及副都统者，自与八旗事同一体。况巴尔虎系属地名，实系正身蒙古。”显然，盛京驻防中巴尔虎佐领的旗分为八旗蒙古，而在吉林地区，乾隆三十年时任吉林将军恒禄奏言吉林八旗佐领升迁之事，清廷决定“再吉林等处员弁，应各随地势酌调，请将锡伯、巴尔虎佐领，俱作为蒙古佐领”^{[9]（P240）}，因此，对于康熙三十三年在齐齐哈尔城增设的四个巴尔虎佐领，其在八旗内部的归属应与盛京、吉林驻防类似，即同样隶属于八旗蒙古。此外，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亦未见多隆阿的氏族——呼尔拉特氏。多隆阿作为巴尔虎蒙古人世居齐齐哈尔城，他的旗籍理论上应为蒙古正白旗，而非满洲正白旗。第三，抬旗对于旗人而言是巨大的荣耀，多隆阿抬旗却不见于任何官私记述。在同时期，湖广总督官文因为镇压太平天国之功，由内务府汉军正白旗抬入满洲正白旗，且官文逝世后，清廷在上谕中再次申明了一点。^{[9]（P3587）}又如同治三年，曾经与多隆阿共同镇压回民起义的英桂升任福州将军，由包衣“著加恩抬入正蓝旗满洲”^{[9]（P4094）}。假如多隆阿曾经抬旗，官私记述却均失载此等重要事实，可能性较小。多隆阿作为喀尔喀蒙古分支之一的巴尔虎人，按照康熙以来吉林、盛京地区将巴尔虎佐领归入八旗蒙古之安排，笔者更倾向于他的旗籍为蒙古正白旗，就目前可见史料而言，他抬旗的可能性较小。

二、多隆阿入关作战与显达

咸丰二年十一月初，太平军进军至武汉，清廷大为震惊，从各地抽调军队前往镇压，其中就包括东三省驻防八旗。这也是咸丰军兴以来，清廷第一次从被视为“根本重地”的东三省征调八旗军队入关作战。传统观点认为，“承平日久，人民不见兵革，八旗子弟，渐趋奢靡，王公皆然。”^{[10]（P48）}不可否认，自雍乾以来八旗军队战斗力日益下降，但它作为王朝建立的基石，仍然是最受清廷信任的武装力量，如多隆阿及其麾下的黑龙江马队，咸丰中转战鄂、皖，不遗余力地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这既是清王朝应对危机时的必然抉择，也是以多隆阿为代表的旗人成就功业的巨大契机。

多隆阿入关隶属之将帅。咸丰二年，多隆阿补

正六品之骁骑校。咸丰三年,隶属于黑龙江驻防的多隆阿应清廷征调而入关。目前,多数史籍与论著中都认为多隆阿入关后首先隶属于僧格林沁。^[11]笔者根据档案史料、《清文宗实录》等记载,发现清廷在咸丰三年对黑龙江驻防进行了两次征调。第一批是咸丰二年十一月,咸丰帝谕令吉林将军固庆、黑龙江将军英隆,“迅即挑选吉林、黑龙江马队精兵各二千人”^{[12](P998)},前往河南防堵太平军。但是咸丰三年二月,太平军占领江宁,这批部队在行军途中遂改道山东,于三月底前后抵达江宁。^{[13](P101)}第二批是咸丰三年二月,咸丰帝命黑龙江拣选两千名官兵听候调遣,其中就包括齐齐哈尔驻防兵五百名。这批旗兵在三月底出发,前往江淮一带阻击太平军北上。^{[13](P305)}因此,多隆阿若是在咸丰三年应调入关,必然在以上两次征调队伍中,于三月前后抵达江淮地区。胜保襄办军务是在咸丰三年正月,二三月则率部前往安徽、江苏。^{[13](P20)}而僧格林沁直到九月才离京,赴直隶防守。另外,在同治元年四月,胜保奏请清廷派多隆阿入陕亦言,“查多隆阿本系从前在路军营管带马队,奴才深悉其人。”^{[14](P325)}因此,多隆阿入关后首先隶属于胜保当属无疑。咸丰三年七月底,太平军久攻怀庆不下,突围至山西境内。帮办军务大臣恩华奏报黑龙江骑兵追剿颇有斩获,其中多隆阿带领二十余人前进,斩获多人,缴获了大量物资。^{[15](P179)}随后多隆阿“以直隶剿贼出力”,于四年正月被赏戴花翎。^{[16](49)}咸丰五年正月,胜保因师久无功而被革职,改由僧格林沁负责围剿事宜。当时,北伐军被围困于连镇、冯官屯,多隆阿亦随僧格林沁在此二地征战。史籍中之所以记述他首先隶属于僧格林沁,甚至“大破踞逆林凤祥、李开芳等”^{[4](P20)},笔者以为有如下原因:首先,从征胜保时多隆阿声名不显且地位较低,在咸丰四年才晋升至佐领,所以记述简略,后来者以为多隆阿入关后就隶属于僧格林沁;其次,夸大他镇压北伐军的功绩,是记述者对传主多隆阿的溢美之词。

多隆阿之显达。咸丰五年,多隆阿奉命调往湖北,隶属于都兴阿。六年,多隆阿从克省城武汉,晋升协领并赏副都统衔。七年,清军围攻九江、小池口,湖北兵力空虚,太平军袭扰黄梅、蕲水。都兴阿派遣多隆阿前往阻击,并以副将鲍超接应。多隆阿则屡败太平军,楚边肃清。^{[8](P3938)}咸丰八年四月,清军攻克九江,胡林翼定议东征以规取安徽。^{[17](P431)}其中,李续宾率湘军精锐进兵桐城、庐州;都兴阿一部则由宿松、太湖进规安庆。十月,李续宾已克复太

湖、潜山、桐城、舒城,都兴阿亦带多隆阿等围困安庆。但十月底,李续宾在庐州三河镇全军覆灭。太湖、潜山等城得而复失,都兴阿退守宿松,局势急转直下。但多隆阿预计太平军会乘胜追击,遂偕鲍超在宿松东北设伏。他“以两百骑绕贼尾,两百骑翼飞冲贼左右阵,两百骑列步队后以防回抄”^{[4](P49)},充分利用马队的机动性与步队配合,大破太平军。当时“值三河新败后,人心离逃”,清人王定安认为多隆阿与鲍超的这场胜利,使“楚军复振”。^{[18](P411)}咸丰九年二月,胡林翼重新计划援皖。他认为规取安徽,首先需要保存我方军队有生力量,其次则需要多路进兵,最后需要统将智略过人。具体的进兵路线如下:曾国荃负责第一路,由宿松、石牌取安庆;都兴阿负责第二路,由太湖、潜山取桐城;胡林翼主持第三路,由英山、霍山取舒城。^{[19](P369)}然而当时都兴阿因足疾不得不请假修养,对于第二路前敌指挥官的人选,胡林翼、曾国藩十分苦恼。胡林翼在九年正月致曾国藩的信中说渴求“统兵之才”久矣,曾国藩则回复:“来示留意统将之才,此却极难。”^{[20](P20)}需要说明的是,多隆阿此时仍为副都统衔之协领,只是都兴阿部将之一,与其相当者尚有鲍超、李续宜等人;但咸丰九年十一月,多隆阿却被骤然拔擢,节制诸将,主持太湖—潜山战役。此中因由,颇宜详细探究,因为从各方面条件而言,多隆阿并没有明显的优势。第一,军功方面。多隆阿入楚以来都在都兴阿指挥下作战,且大多以黑龙江马队的机动性配合步军作战,即使单独出击也只是偏师。鲍超之功勋则丝毫不逊色,尤其是咸丰七年意生寺一战,鲍超以少胜多。^{[21](P408)}曾国藩亦直言:“近年鲍之战功比多更伟。”^{[20](P307)}第二,人脉资历方面。至咸丰九年初,多隆阿只为记名副都统,到八月才实授福州副都统,鲍超则在八年八月就实授总兵,李续宜亦加布政使衔,且多隆阿在咸丰五年才调入湖北,与曾国藩关系并不亲密,而鲍超、李续宜则是曾国藩之旧部,李续宜甚至与曾国华是儿女亲家。第三,为人品质方面。胡林翼认为多隆阿、鲍超二人“智略均短”^{[22](P214)},在致总督官文的信中亦认为“多勇而伎,鲍勇而愎”^{[22](P367)},明确表示多隆阿是战将之才,却不是统将之才。曾国藩则素知多隆阿、鲍超不相和,且颇不喜多隆阿,因为此人“好理坟山争斗等讼事,又凌辱士绅”^{[20](P308)}。咸丰九年八月,都兴阿赴荆州将军本任养病,官文正式上奏以多隆阿接管都兴阿部。清人王闿运记述当时之局势,“多隆阿新贵重,诸将不乐出其下”,李续宜以母疾留家,鲍超求去,多隆阿亦告病。^{[23](P41)}显然,多

隆阿指挥不动鲍超等人。此时，清军内部面临着军事分裂的危险，胡林翼力排众议以多隆阿节制诸将。笔者认为多隆阿的旗人身份是促成此结果的核心因素。清末韩文举记述有“胡官交欢事”，当时胡林翼不满总督府费用奢侈，欲言之官文。其部下阎敬铭劝说道，“本朝二百年中，不轻以汉人专司兵柄”，如今官文手握兵权，“又隶旗籍……可借其言得所请”，胡林翼自此愈发交好官文。^{[24](P165)}此说法虽然出自私家笔记，却并非空穴来风。当时，湘军作为汉人创建的武装力量，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迅速崛起。居统治地位的满洲贵族一方面要倚靠该集团，一方面又警惕其威胁。胡林翼认为多隆阿虽然有缺点，但“临阵机智过人，且是天子之使”^{[22](P364)}，即多隆阿奉皇帝之命接管都兴阿部，总统前敌。实际上，旗人作为“天子之使”，更受皇帝的信赖。曾国藩亦直言不讳地表示，多隆阿告病是因为“多之意又疑公与侍皆右楚而左旗也”^{[20](P299)}。正是在此背景下，胡林翼出于旗人优先的政治考量，力排众议以旗籍将领多隆阿主持太湖一潜山战役。在满汉分野之外，多隆阿及麾下黑龙江马队的重要作用，亦是胡林翼支持多隆阿的重要原因。据官文、胡林翼等人的奏折，从咸丰五年到咸丰九年，他们曾多次奏请清廷调拨东三省马队援楚。比如七年九月，官文奏称克复武汉、黄州，“功绩之伟，首推马队”，楚军东征急需黑龙江、吉林马队助力。^{[25](P361)}八年正月，官文、胡林翼等又上书请求再拨黑龙江西丹来楚，勤加训练以成马队劲旅。^{[26](P156)}“西丹”即未成年幼丁，军兴以来，东三省等驻防八旗被大规模抽调，正兵不足则抽调余丁、西丹。至咸丰七年，黑龙江将军奕山就奏明已经无兵可调。因此，多隆阿掌握的黑龙江马队更显珍贵，胡林翼就指出“西丹之富者，能弓马，贫者亦与汉人等耳”^{[22](P243)}，且马队“饷不过如步兵之二人，而力可抵步兵之五人”^{[22](P283)}。多隆阿入关后首先隶属于胜保，当时他只是一名八旗低级军官，但咸丰九年，胡林翼考虑到旗人优先的政治惯例，支持多隆阿节制湘军大将鲍超、李续宜。这一方面保护了湘军的发展，一方面又使得身为旗人的多隆阿骤然拔擢至高位。

三、多隆阿率军入陕之因由

咸丰十年，多隆阿指挥诸军苦战数月于一月底攻占太湖、潜山。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荃、多隆阿分别占领安庆、桐城。按曾国藩的进兵战略^{[27](P66)}，待庐州等城克复后即东取金陵，其中，多隆阿沿北岸

进攻以取紫金山、曾国荃沿南岸进兵占据雨花台；但同治元年四月，多隆阿攻占庐州后却猝然率军入陕西，没有参与围攻金陵。传统观点认为，多隆阿不满曾国荃占据克复安庆之首功，遂与曾氏兄弟结怨，不愿在其节制下进取金陵，“实质上是湘军地方主义与满汉矛盾的交织”^[3]。不可否认，湘军作为一个松散的政治军事集团，内部派系林立。身为旗人的多隆阿虽隶属于湘军之战斗序列，与湘军诸将如鲍超、曾国荃多有矛盾，前文已略有述及。这一方面是军事上的分歧，其背后隐含着派系斗争、满汉矛盾。然而，很多历史现象，“绝非所谓满汉民族矛盾与民族意识所能解释的”^[28]。从为人品质看，多隆阿“自持威重，不喜人节度”^{[23](P62)}。曾为曾国藩之幕僚的王闿运即称，多隆阿素来不喜文官，不识汉字，尤其讨厌儒吏。曾国藩邀请他会剿金陵，多隆阿则“言军事权宜专一，以微示不与曾国荃同处”^{[23](P65)}。咸丰十一年八月，对多隆阿有知遇之恩的胡林翼病逝，多隆阿更加不乐意为他人所用。笔者则认为，清廷无视曾国藩的多次恳请，对于多隆阿入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以往之研究往往忽视这一点。

咸丰十一年八月，陈玉成预计庐州城亦难以坚守，遂派遣扶王陈得才等进兵河南、陕西，以图后路。同治元年春，庐州危急，陈得才等率军回援。四月中旬，多隆阿占领庐州。陈玉成突围至寿州被苗沛霖诱捕，陈得才等援军闻信只得返回河南、陕西。当时之陕西，地处西北而较少受到战争影响，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抽调了大量兵力、粮饷，内部十分空虚，因此，同治元年四月十三日，陕西巡抚瑛桢奏请清廷派兵援助。^{[29](P271)}四月十九日，清廷令官文、胜保等先派遣部分兵力入陕。四月二十四日，官文奏请雷正綰入陕防剿太平军。其理由有二：一是兵饷不足，只能在多隆阿军中抽调一部前往陕西；二是雷正綰久经沙场，可以独当一面，且陕安镇总兵是其本缺。此外，官文还建议由雷正綰提调陕西全省绿营，以一事权。显然，官文最初并无意令多隆阿入陕，曾国藩在五月初十致李鸿章的信件中亦言，官文是希望多隆阿留防皖、鄂的。四月二十九日，清廷批复了官文二十二日庐州报捷的奏折，再次督促胜保、官文派兵先期入陕；并且清廷进一步考虑到陕西是“饷源”所在，“非有劲兵名将，难冀保全”，命令官文和曾国藩于多隆阿、舒保二人中挑选一人入陕。该寄谕中又着重称“多隆阿谋勇兼优，足当一面”，清廷之态度似更加属意多隆阿。^{[29](P332)}

四月二十七日，胜保亦推荐多隆阿率军入陕，一

是打击捻军不易分兵,二是东征江南兵力足够。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当时驿站递文的速度,无论是二十四日官文之奏折,还是二十七日胜保之奏折,二十九日都尚未到达北京。地方督抚对这一安排的意见,还未对清廷产生影响。在清廷二十九日寄谕中,倾向于多隆阿入陕,完全是清廷自身的决定,只不过在中央集权日益衰落的背景下,需要征求地方实权督抚的意见。五月初三,清廷批复官文、胜保之奏折,六百里加急令多隆阿迅速启程赴陕。曾国藩对此颇有异议,五月十二日,致左宗棠信中言,多隆阿不来则进攻金陵兵力不足。五月十八日,他在与官文的通信中,认为多隆阿威名太甚,敌人肯定避战,遂极力挽留多隆阿。然而,清廷派多隆阿入陕之意已决,五月十六日,清廷发布明谕以多隆阿督办陕西军务,提镇道府均归其节制。五月二十六、三十日,清廷又寄谕官文,督促多隆阿迅速入陕。笔者以为,清廷在多隆阿入陕一事上坚持己见,主要有如下几点考虑:第一,多隆阿与湘军诸将不和,而在南京附近尚有都兴阿等八旗将领;第二,陕西在经济上为粮饷重地,西安为帝王都,需要派遣亲信之八旗大将前往;第三,五月前后陕西发生了回、汉仇杀,对于这一敏感的民族问题,清廷认为“剿汉不得借助回民,剿回亦不可藉资汉练”^{[29](P396)},派遣旗籍大将多隆阿前往,既可彻底镇压安徽太平军余部,亦可借助兵威处理回民问题,稳定陕西局势。

同治元年六月、七月,多隆阿为鄂、豫、陕边界游击之太平军所阻,仍然未进入陕西。清廷不得已于七月底,改派旗将胜保入陕,令多隆阿消灭陕、鄂交界之敌后,与曾国藩、官文函商后续进兵事宜。曾国藩或许是对清廷之态度存疑,奏疏中委婉地表示陕西事棘,“臣不敢独拥重兵”,多隆阿不用参与会剿金陵。^{[30](P118)}九月初,清廷认为胜保剿办日久却没有成效,复令多隆阿飞速入陕剿办。十一月,胜保革职逮问,多隆阿以钦差大臣办理陕西军务。直至同治三年进攻周至县城时,多隆阿“亲桴鼓督战,头眼俱中枪子”^{[4](P261)},于四月伤重而死。

四、结语

纵观多隆阿一生,他在咸丰九年被胡林翼骤然拔擢,节制湘军诸将,此过程中旗籍身份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无可置疑的是,这一切都建立在卓著战功的基础上。从咸丰三年应清廷征调入关,多隆阿每战均率黑龙江、吉林马队亲临前线,屡克东南名城。其为人则“称国忘家”,按湘军之营制,统帅万人者可岁

入六万两,诸统帅中唯有多隆阿“身无珍裘、靡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23](P167)}。此外,多隆阿一生不识汉字,上疏俱用满文。他所具有的简朴、尚武作风,以及对国语、骑射的精通,无疑非常契合清朝历代皇帝所宣扬的“满洲之道”——被认为是所有男性旗人应该具备的品质。“新清史”代表学者之一欧立德认为,清廷紧抓“满洲之道”不放,为的是进一步强化满洲民族认同。^{[31](P275)}然而,正如多隆阿屡次告诫部下,既然受朝廷爵禄,应当奋力为国作战。其保家卫国的热忱,无疑是出于对皇帝与王朝国家的效忠。欧立德强调满洲族群认同,却忽视了它与王朝国家认同的有机联系,而后者隐含着清人对“中国”的认同。另外,就晚清国家的运行来说,清廷无视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的恳请,以决然的态度命令多隆阿入陕一事,这背后折射出经历太平天国重创的清朝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并没有传统叙事中所描述的那般虚弱。

参考文献:

[1]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薛福成.庸庵笔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
[3]隋丽娟.多隆阿与曾国藩交恶的实质[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7(1).
[4]雷正馆辑.多忠勇公(隆阿)勤劳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5]黄维翰.黑水先民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6]王秀峰.康熙朝齐齐哈尔驻防八旗沿革考[J].历史档案,2022(1).
[7]王伟娟.西安将军多隆阿族属、旗籍与死亡时间考[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9).
[8]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9]周寿昌.思益堂日札[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M].上海:中华书局,1915.
[11]陈英哲.清末及民国时期军事将领多隆阿历史书写研究[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22(2).
[12]贾桢,等.清文宗实录(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6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4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9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16]贾桢,等.清文宗实录(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胡林翼.胡林翼集(一)[M].长沙:岳麓书社,2008.
[18]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湘军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8.
[19]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之二[M].长沙:岳麓书社,2012.
[2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二[M].长沙:岳麓书社,2012.
[21]朱汉民,等.湘军(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2]胡林翼.胡林翼集(二)[M].长沙:岳麓书社,2008.
[23]王闿运.湘军史料四种·湘军志[M].长沙:岳麓书社,2008.
[24]扈虱谈虎客.近世中国秘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 19 册)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 20 册)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27]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之四[M].长沙:岳麓书社,2012.

[28]王开玺.晚清满汉官僚与满汉民族意识简论[Z].苏州:首届“晚
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6.

[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 24 册)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3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之五[M].长沙:岳麓书社,2012.

[31]Mark C.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
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M].Stanford:Stanford Uni-
versity Press,2001.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The Research about the General of Jingzhou Duolonge

Chen Li Cheng Ziq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New Media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 : Duolonge was a Balhu Mongol who belonged to the Plain White Banner of Mongol.He was a member of the Heilongjiang Garrison and was recruited by the Qing court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Xianfeng to suppress the revolt.In the ninth year of the Xianfeng,Duolonge’s status as a member of the Eight Banners made him to be highly valued by Hu Linyi and held a position above other generals in the Xiang Army.In the first year of Tongzhi,the Qing army besieged Nanjing,and in Zeng Guofan’s planning,Duolonge’s army was the main force of the attack.However,he suddenly led his army into Shaanxi,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at the Qing court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ecurity and ethnic issues in Shaanxi Province.In the process of suppressing the revolt,Duolonge led the Heilongjiang Cavalry to fight in four provinces and made numerous military achievements.Behind it was embodie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Bannermen to serve the Emperor and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dynastic state.

Keywords : The General of Jingzhou;Duolonge;Bannermen;“The Manchu Way”